

春茗：与何多苓聊艺术

何多苓先生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拥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其作品被国内外诸多美术馆、艺术机构和私人收藏家所收藏，并被各种艺术史论著作、学术专著和公共媒体广泛研究、著录和传播。“春茗：与何多苓聊艺术”将于2025年3月22日下午在深圳湾1号艺术中心与大家温情相聚。深圳湾1号艺术中心展厅将呈现著名艺术家何多苓先生近年创作的二十余件绘画作品，作品展览日期为3月15日至4月13日。

多年来，何多苓的艺术语言一直在推进和衍变之中，每个时期有着不同的主题衍变和对绘画性的持续探讨。其横跨20年的有关“乌鸦”的系列作品，灵感来源于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诗歌《观察黑鸟的十三种方式》（Thirteen Ways of Looking at a Blackbird）。继1988年以寻找在巴洛克与象征主义之间的折中形式而创作的首张油画作品《乌鸦是美丽的》之后，艺术家仍将彝人视为与土地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人群、一个精神符号、一种意象性的存在，在传统布面油画的基础上探索不同材料对同一形象的诠释。2008年，他以同一形象为蓝本，创作了颇具实验性的三件浮雕绘画《观察乌鸦的三种方式》，何多苓将创作视线从对盘旋在远古召唤中的神秘主义的刻画，转移至对创作媒介“物性”上更为纯粹的思考。著名评论家王林曾对此称赞道：“何多苓已属于元老级艺术家，还愿意将自己的创作置于实验状态，实在令人佩服”（2008）。

以女性人物形象为主体的绘画创作始终是何多苓喜爱的题材，他常常将特定女性的形象放置于特定的氛围，用极为复杂的冷灰色调营造出诗意、唯美、优雅、感伤、甚至有些荒凉与萧索的自然环境，以异化的方式把两者进行嫁接，让“优美的风景遭遇不完美的东西”（何多

苓，2007），把现实与超现实同时显示。这不仅表明了艺术家对女性世界所拥有的复杂性、母性之美及其根植于苍茫众生之间的深层次关系的痴迷，还体现了自然与人类精神世界的相互投射。

新世纪以来，何多苓对纯粹的自然有了新的感悟，他开始创作纯粹的风景、开始写生。在面对自然界的植物时，他有着强烈的冲动去观察捕捉自然中飘逸的、脆弱的、稍纵即逝的生命。与以往的作品相比，它不再是厚重的、苍凉的、贫瘠的，而是多了一份饱和的暖意。“……纯粹的风景作品，因为没有人物出现，所以画法和心境就更加自由，更能集中地表现我想要表现的某种东西，比如黄昏特有的气氛。这时候并不需要人，即使有人，也是把人和风景一体化看待的。我每过一段时间就要开车到成都郊区走一圈，那些野草在郊区长得非常茂盛而且面积非常大，它呈现出一种很舒服的密度。所以我在画面上就把它画得很密，天空只有小小的一条缝，或者甚至没有天空全都是草。它们和怀斯的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有的人说我这时候用笔已经非常抽象化了，但我觉得我刻画的还是很具体的东西。这些草画起来就跟画人是一样的，都是某种情绪的表达，可以淋漓尽致地去用笔。”（摘自《绘画40年，何多苓的10个关键词》）

画花，则可追溯到他早年在四川美术学院的求学时光，以及对西方绘画与写意国画之间的差异与共性的思考。他认为印象派莫奈式的绘画程式并不能让他抵达“天人合一，人画合一”的精神境界，反而在徐渭的长卷《杂花卷》中得到启示。意将西方传统油画的色彩、空间与光影表现，与中国绘画的空间压缩、散点透视以及书写性用笔等相叠加，力图让国画的二维表达方式介入进西方的色彩表现力和形体塑造力，并加入艺术家对东方美学的形而上思量。

“1969年冬天，在四川西南部大凉山无边无际的群峰之间，我躺在一片即使在严寒季节也不凋零的枯草地上，仰望天空。十年后我才意识到，就在那些无所事事、随波逐流的岁月，我的生命已被不知不觉地织入了那一片草地。那片草地被我画在《春风已经苏醒》这幅最初的作品中。对于优雅的迷恋从一开始就折磨着我。现代艺术的粗鲁成癖和虐待狂使我不安，而世纪末艺术(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的高贵和优雅使我激动不已。命中注定，我选择了最复杂的道路，企图熔巴洛克似的纪念碑、抽象主义的超验性、世纪末艺术的神秘与优雅于一炉，或者说，重建具有古典的庄重、现代的惶恐与浪漫主义激情的艺术。”（摘自《天生是个审美的人》何多苓传记、访谈）

在万物复苏之际，让我们走进深圳湾一号艺术中心，走进何多苓的绘画世界，与他一起聊聊艺术吧！